



散文随笔

老家在洛阳桥旁，登楼就能望见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时回家跟父亲分享外出旅游的经历，他会笑笑说，看到许多旅游大巴车停在洛阳桥头，别人来泉州看风景，你却要跑到外地去。父亲这种对旅游“直击本质”的观察法，每每让我语塞。当然，我也不会费劲去向父亲介绍洛阳桥的历史。父亲从小与海为伴，他对跨海造桥的意义，比我更有体悟。

我从泉州市区回老家，往往是跑着步回去冲澡。通常，我是从洛阳桥南跑到桥北，迎着海风，经过刻有“海内第一桥”的碑亭，举目是泉州湾红树林的满目翠绿，跑过南洋骑楼风格的洛阳古街，再折回，完成我的江海穿梭之旅。

迷上户外跑步的这些年，我痴迷于在泉州的地标景点“打卡”——拍照，了解相关历史。我告诉自己，既然做不到万里行，就努力做个乡里通吧。我尝试着按地图标识，在6.41平方公里的古城穿行跑步，沿途，经过巍峨壮丽的开元寺双塔，跑过老城区的街角巷陌，由中山路拐进文庙泮宫，跑过清净寺、关岳庙，沿路会掠过古城散落各处的包括儒释道及各种宗教文化圣贤设在泉州的“人间办事处”。

在洛阳桥上穿梭跑步已有多次。桥北的洛阳镇，是我小时候眼中繁华的集市，古街横贯，每家的门面就是商铺，开门即可经营海鲜干货。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语文卷子的阅读题里说“洛阳牡丹甲天下”，这令我无比困惑，我熟知的“洛阳”明明是充斥

宋元的风吹过洛阳桥



鱼虾腥气的，何时成了“牡丹城”？村野顽童，无法想象世界之大！只知身边洛阳小镇，不闻中原同名大邑。后来学了历史才明白，先人眷恋故土，南渡之后，把故乡的名字一起带来，祖地郡望写在门楣上，于是，有了洛阳江、万安渡（洛阳渡），有了“弘农行派”“九牧传芳”“颍川世泽”……他们的后裔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继续走向大海，去往更远的异域他乡。

毗邻古桥居住，我看过洛阳桥的过往和新生。她是我们小时候春游、秋游的目的地，我写过多次《洛阳桥游记》。那时的古桥多少有些破落，由于战争破坏和千百年来的交通负重，多处桥墩已经变形移位，桥边的石栏杆也有缺失，虽然已经禁止机动车通行，我骑着自行车经过，很是不满石板桥面的颠簸不平。后来，我知道了，洛阳桥是古代“四大名桥”之一，落成于11世纪中叶。千百年来，这跨江接海的石桥渡人无数，作为南北通衢大道，行国道之责直至20世纪70年代。1993年至1996年，由国家文物局拨款对古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加固重修，洛阳桥重现史料记载的規制风采。

泉州这座古城，兴于唐，作为名扬世界的“东方第一大港”，在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泉州辉煌400年，是梯航万国、“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所在，是古代外国旅行家眼中的“光明之城”，是“满街都是圣人”的海滨名邦。但在历史的烟云起伏中，就连泉州人都忘了自己辉煌的过往。“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兴亡交替，自古皆然，即便是洛阳这样曾经繁华的帝都。

在新世纪，世界的目光再次驻足这个入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2001年，泉州开启了申遗之路。人们惊讶地得知，泉州是连通古代中国与外国通商贸易、文化交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这一概念百年前就已经被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提出。重拾历史荣光，人们把“海上丝绸之路”亲切地简称为“海丝”。

2002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首席专家亨利博士来泉州考察“海丝”遗迹，我作为随行记者采访考察全程，走访了几十个拟列为申遗点的历史遗存，这其中，就有洛阳桥。学过桥梁专业的亨利先生站在桥头欣喜万分，他说自己青年时

期就从书本中研读过洛阳桥，今天终于实地看到它的真面目，他认为洛阳桥完全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列入标准，单一座洛阳桥就可以申遗。那次采访，让我对泉州的历史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原来，泉州除了洛阳桥这座我熟知的古桥，还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有沟通古泉州经济大动脉的顺济桥、石笋桥、东关桥等，与海丝相关的各种遗迹遍布全市，其中突出的有九日山祈风石刻以及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等，古城一隅甚至藏着宋元时期设在泉州的“国家海关”——市舶司。

此后，我还参加过一次与申遗相关的海上考察。我们乘着舰船，从泉港区的沙格码头出发，沿着泉州数百公里的海岸线，由北往南一路航行观测，经停几个小岛时还登岛勘察。考察期间，我见识了海平如镜、碧海蓝天，也经历了急流险滩、骇浪惊涛。钢板舰在浪头冲击下，猛烈起伏，海天之间一片灰蒙。遥想先辈通航海外，劈波斩浪，源源不断地将陶瓷、香料向外运输，不知要经历多少惊险。

几年里，我跑步“打卡”过诸多海丝遗迹。了解方知不寻常，在跑跑停停中，我在宋代名宦府第前见过精美的砖雕，脚步踩过元朝迎宾馆驿的石砖，在街角的矮墙撞见过唐代的残碑。跑步歇脚时，能听到红砖古厝里隐隐传出的南音浅唱，那是河洛余响，是唐音宋韵。星罗棋布的历史文化遗存，就这样真实存在于泉州这片生机勃勃

的土地，并融入泉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时空穿梭没有阻滞我的脚步，抬脚之间，跨越古今。几年里，得工作之便，我多次走访泉州的申遗点。申遗之路征途漫漫，生活在古城里的我，就在行走穿梭间，看到那些曾经尘封的古迹，被妥帖地一一检点、保护。泉州人不满足于经济强市的富足，把重拾海丝名城的功夫做细做足，那些留存在我手机里的跑步“打卡”图片，恰似一帧帧时光流转的快照。

20年薪火相传。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洛阳桥是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之一。在编辑世遗特刊报道封面时，我特地找来主持修建洛阳桥的、宋代泉州郡守蔡襄撰文并手书的《万安桥记》碑帖，选取开篇“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论功”里的“泉州”二字，以此向先贤筚路蓝缕之功表达敬意。

祖籍泉州永春的台湾诗人余光中，耄耋之年来到洛阳桥，他数着脚步，走过洛阳桥，并写下长诗《洛阳桥》。诗中这样说：

现在轮到我去上桥来 / 从桥头的古榕步向北岸 / 从蔡公祠步向蔡公石像 / 一脚踏上了北宋年间

洛阳桥头的风，千年来吹动多少远航大船的航标。再次跑过洛阳桥，踩着厚实的花岗石梁桥面，我觉得，迎面吹来的，分明是吹拂过宋元历史的风。

小子如我，此诗翁幸运，能与洛阳桥长伴，与诸多世遗古迹为邻，抬脚之间，就能从北宋跑到今日。

（杨杰 来源：《泉州晚报》）

冬日蟹塘鹭影

清晴可喜的冬日午后，我常常驱车乡野，眺望远村平畴，看看烟树池塘，呼吸田间气息，在种了小麦油菜的田埂上散步，又到岸柳水湄处赏几丛洁白芦花，掐一串枯干成铁锈色的水蜡烛回家插瓶——若能折几根挺在梗上的莲蓬那是更好，别是一种凋敝之美。只是远处的够不着，近处的一碰就断，不如在微醺似的冬日里，映了清浅波光，欣赏一幅极具张力的抽象画吧。

如此冬日，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空旷，坦荡，一点点微风轻吟着游走，荻花萧瑟，河水轻流，奏一曲如歌的行板。河边偶有乌桕树尚余七八片叶子如小红鱼想游回水中，裂开的蒴果倒像开出一树白梅。银杏的明黄叶片已然落尽，在树下铺成了黄金毯。倒是水杉的针状叶像被烧成了焦糖色，不肯全然褪下。冬天的树虽说瘦削清简，但老干虬劲，枝杈劲挺，更有种风骨与力道令人垂青。而树上大大小小的鸟巢，却让人想到盼归的老家。

运气好时，还可能遇上一树柿子，一片叶子也无，就那么五六颗小灯笼似的牛心柿子，炫目在人家的黛瓦小院，蓦然间点燃你略显寥廓的视野。

在渐渐沉下去的夕光里，院门一开，一位农妇提篮走向河埠，河湾里依稀可见有渔民在悠然收网。如此一幕，镀了金红残阳，如歌如吟，如一幅原生态的乡愁，真让人流连再三不忍离去。

也有时，会遇上热闹的捕鱼画面，放鸬鹚最是喜人，七八只碧眼利喙的水鸟在河沟里浮沉腾挪，水花四溅，你追我堵，声东击西，合力抬出一只只鲤、鳊、鲢、鳙，甚至还有大甲鱼！鱼塘里的鱼个头硕大，滋味稍差一些，但众人呼儿嘿哟地拉大网，纲举目张处鱼跃人欢的劳动场面实是诱人。最安静的是穿一身皮衩在沟渠里摸鱼的，摸得的多是鲫鱼、鳊鱼、刺鱼，他们无声无息的孤寂身影，总让人心生几分酸楚。

在田埂与大道相连处，常会遇上卖杂鱼的。罗汉、胖皮、参鲦子、虎头鲨都有，还夹杂了些虾米，真正的出新鲜，一桶又一桶活蹦乱跳的甚是喜人。物美价廉是真的，乐呵呵买上三五斤，渔家高兴时还会送上一条大鲢鱼，喜出望外得让人不好意思了。分给岳父母，送些给朋友，稍一拾掇好，撒点咸菜末，加点红辣椒，浓油赤酱地煮出来，吃饭也好，喝粥也罢，当下酒小菜也美。吃不了的冻成鱼冻，琥珀色看看

就馋，那是冬日里最爱的小荤腥了。

更多的杂鱼取自蟹塘。

水冷了，叶黄了，塘边的小蓬草也已干枯，塘里的蟹捕净了，杂鱼也取尽，唯留一汪水在冬阳下枯干，细瘦，流成浅浅的回忆。一只只白鹭却依然眷顾，昔日里它们在蟹塘里啄食过鱼虾螺贝，日日栖止翩飞在鱼塘蟹塘，早将蟹塘当成了家。天寒了，下霜了，冷雨潇潇，蟹塘成了空塘，养蟹人已回到村里的家，白鹭们不离不弃，在塘里飞舞，休憩，歇在增气管上梳理羽毛，依然优雅，闲适，远绝尘俗，那高贵的小模样依然让人喜欢。它们也会在浅水处觅食，单腿直立，面对一汪清水，倒影，发呆，凝神或出神，直至临摹成林风眠的一幅画。

偌大的蟹塘，空荡荡的，在等一场春雨。这些白鹭又在等什么？没人说得清。

我喜欢远远地看，看它们伫立，翻飞，或者临水梳羽，看它们在落霞余晖里聚成雪团，在彤云密布下的蟹塘里抱团取暖。看它们绕了蟹塘滑翔一圈，又无声地落回——却不敢贸然行动或驱赶，怕扰了属于它们的一塘静谧。

（朱秀坤 来源：《泉州晚报》）



几处风光

德化陶瓷的“狮情画意”



狮子是舶来物，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盛行，狮形象融入世俗生活，化身为中国传统文化瑞兽典型，影响深远。宋元以来，狮形象即被引入德化陶瓷，而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样式刻画着“瓷狮”的精彩形象。现今的德化陶瓷博物馆，散布着种种瓷狮和狮元素陶瓷，充满了“狮情画意”。

（连江水 来源：《福建日报》）